

动物故事

草原狮王生死恋

景 瓶

2000年年底，世界野外摄影纪录片展评会在伦敦拉开序幕。其中，一部气势恢宏反映非洲大陆自然生命景观的纪录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它张扬着生命的野性与温情之美。最后，该片获得了最佳纪录片金奖。

面对无数闪烁的镁光灯，获奖者雅克夫妇深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此时此刻，我们带着无限感激之情深切怀念那段刻骨铭心的非洲草原之旅，这不仅是因为它让我们获得了这个奖项，更重要的是，在那段旅程中，我们遭遇了草原狮王感人肺腑的生死绝恋，一度迷失的爱情受到了感召，终于在非洲大陆回归了……”

爱情濒危

雅克是一名来自法国的野外摄影艺术家，他的妻子伊兰也是一名野外摄影爱好者。当初，正是由于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事业追求，两个相爱的人走到了一起。婚后，他们夫唱妇随，琴瑟和鸣。雅克的作品很快在大大小小的展览上引起轰动，他还和伊兰商定要实现一个埋藏心底许久的梦想：到非洲去拍一部反映野生动物生活的大型纪录片。

朋友们都羡慕雅克找到了伊兰这样志同道合的好伴侣。开始，雅克也为有一个能做得力臂膀的妻子感到自豪，可是雅克天性狂放不羁，追求浪漫，他渴望爱情和婚姻生活像野外摄影工作一样让自己不断获得新鲜的体验。结婚的日子久了，渐渐地他对伊兰有些腻烦，再加上在艺术圈中的成就和名气，雅克常常收到一些女性倾慕者的鲜花和求爱信。最初他只是一笑了之，可时间一长，就忍不住拿妻子和那些千娇百媚、聪颖多情的女子比较。这么一来，伊兰明显黯然失色，因为长期在野外风吹日晒，她的皮肤黝黑粗糙，显得衰老而憔悴。雅克觉得现在的伊兰毫无情趣和浪漫可言，开始厌倦这场婚姻。他和外面的一

些漂亮的女崇拜者交往日益密切，并渐渐地发展到彻夜不归，对伊兰也失去了往日的热情。

2000年1月的一天，雅克终于鼓起勇气向伊兰提出了离婚的要求。伊兰如同被当头打了一棒，她一直将丈夫的摄影事业视为自己生命的支柱，可如今这根支柱即将坍塌，爱情的变故是如此猝不及防，伊兰几乎蒙了。可雅克铁了心要离婚，说是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沉闷的婚姻了。伊兰知道事到如今哀求无益，只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时提出了惟一个要求：跟随雅克到非洲草原去，最后一次陪他进行野外摄影探险，帮助他实现那个酝酿已久的梦想。雅克想了想，同意了。

遭遇“草原之王”

2000年2月，雅克和伊兰终于来到了广袤无垠的非洲大陆。四轮越野车在南非境内的大草原上缓缓地开着，美丽的草原风光勾起了伊兰的愁绪。往日和雅克共同跋涉的美好时光又在眼前浮现，可如今两人已经不再是夫妻，不过痴情的她仍然想最后一次尽力帮助雅克实现他的夙愿。

突然，雅克听到伊兰惊叫了一声：“哦，我的上帝！”他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竟发现大路的前方蹲着两个庞然大物：那分明是两头非洲狮！听到汽车的声音，它们站了起来。那头雄狮头上长着浓密的长鬃，根根直立，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金色，像这片草原的帝王一样威风凛凛，而那头母狮则安详地挨着它站立着，不时地伸出舌头舔舔它的鬃须。很显然，这是一对恩爱的狮子伴侣。眼看后退已经来不及了，两人不禁心急如焚，心想不会刚进非洲就入狮口吧。

就在他们的车和那两头狮子相持不下的危急时刻，只听一声嘹亮而清脆的口哨声响起，接着从旁边的丛林中钻出了几个手持弓箭、皮肤黝黑发亮的土著男子，其中一个年长威严的男子将一根木哨横在嘴边，发出两长一短的哨音。说也奇怪，那两头狮子竟像听懂了什么似的，非常温驯地走下大路，将道让了出来。雅克感到奇怪，不明白为什么非洲狮这种猛兽会听土著人的调遣，于是就用土著语同那几个人攀谈起来。

原来，这一带是象干部落生活的地方。象干人是南非祖鲁族的一支，他们世代靠饲养和狩猎为生。刚才吹哨的那个男人

是附近一个象干村落的首领，名叫朱达，是一名技艺超群的猎人。象干人常常依靠狮子去捕猎野牛和羚羊，偶尔狮子捕不到猎物，象干人还把自己猎到的动物分给它们。久而久之，人和狮子就在狩猎的过程中形成了默契，并有了感情。象干人管那头雄狮叫艾蒙（草原之王的意思），管它的伴侣叫安姬。

听了朱达等人的介绍，一个大胆的念头在雅克脑中形成了：留在这些象干人中，体验他们的原始狩猎生活，并将他们和狮子共同狩猎的情景拍成纪录片，反映自然界中野生动物与人类共存的真实情况。于是雅克对朱达讲明了自己的来意，并恳求他们接纳自己和伊兰。朱达他们想到能把自己打猎的勇敢行为拍出来，送给远方的人们看，感到自豪，就爽快地答应了雅克的请求。接下来的日子，雅克和伊兰随象干人外出打猎，让狮子艾蒙和安姬适应他们的存在，为狩猎纪录片的拍摄做准备。

狮牛血战

2000年5月的一天，正值黎明时分，一轮红日在非洲大陆遥远的地平线上喷薄欲出。雅克和伊兰开着越野车随朱达和另外几个象干猎手出发了。来到一片郁郁葱葱的丛林前时，朱达拿出了哨子吹了两声。不久，林中齐刷刷地蹿出了两只非洲狮，正是艾蒙和安姬。艾蒙还微微侧过头去，关切地瞅瞅身边的安姬。“多么完美的一对啊，真像自然的恩赐！”见到它俩相伴相依的样子，伊兰不由自主的感慨道。接着，人狮合作的狩猎之旅开始了。两只非洲狮在前面领路，朱达带着族人紧跟其后，而雅克和伊兰则驾车跟在最后。

过了一会儿，一条浅浅的小河远远地横在队伍的右前方。突然，艾蒙发出了一声深沉的低吼，朱达赶紧对雅克和伊兰说：“注意，目标出现了，狩猎马上要开始，你们闪到一边去。”雅克定睛一看，两只野牛正低头在河边贪婪地饮水。

借着一些低矮草丛的掩护，两只狮子悄无声息地离野牛越来越近了。就在雄狮艾蒙离野牛只有几米时，其中一头野牛猛地抬起头朝后一望，顿时发现了危险就在眼前。它立刻发出一声怒吼，然后和同伴一起猛地转过身来，粗壮而尖锐的牛角朝外伸着，怒目圆睁地瞪着艾蒙和安姬这两个天敌。艾蒙大吼一声，猛地朝前面较为强壮的那头大野牛扑了上去，而安姬紧接着扑向了另一头体形稍小的野牛。透过摄像机镜头，雅克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幕，心中隐隐地动了一下。

说时迟，那时快，未等雅克细想，艾蒙已扑到大野牛身旁，张口咬向它的小肚。野牛痛

得大叫一声，猛地抬起后腿向艾蒙踢来，眼看就要被牛蹄踢中，艾蒙敏捷地纵身一跃，躲闪开去，却被牛蹄扬起的沙土迷住了眼睛；紧接着，大野牛的两只角朝艾蒙直顶过来，可旁边的安姬“眼疾口快”，马上张嘴咬住了大野牛的尾巴，痛得它拖着安姬在团团转圈，但安姬牢牢不松口。就在这时，那头稍小的野牛瞅准空子一角顶向安姬的腹部，顿时安姬的腹部被捅穿了一个洞，鲜血喷涌而出，但它为了艾蒙的安危，仍死死地咬住大野牛的尾巴不放。艾蒙震怒了，它发出一声巨大的嘶吼，张开利爪扑了过去，向小野牛的颈部，狠命咬下去，小野牛很快一命呜呼。然而此时，安姬也终于耗尽了力气，倒在了血泊中。大野牛又朝艾蒙攻了过来，艾蒙悲吼着，同野牛搏杀着，最终将它撕咬而死。

艾蒙浑身上下的毛被染红了。它缓缓地走到爱侣安姬的身旁，用前爪轻轻地去触它的头部，但安姬再也无法回应了。艾蒙仰天长啸一声，从这声悲鸣中，雅克听出了它失去爱侣后撕心裂肺的痛苦，他的心不禁为之颤抖了：动物之间竟然也有这种生死不渝的真情！而一旁的伊兰则为这对生死相依的草原爱侣流下了泪水。几个象干猎人一直在附近的丛林中观战，准备像往常一样在狮子咬死猎物后满载而归，却没料到这一次竟失去了一个亲密的伙伴。

此时已是日上中天，整个草原热浪袭人。象干人开始架起死去的两头野牛，准备返回，可雄狮艾蒙却仍绕着安姬的尸体不停地绕圈，任凭朱达怎么吹哨也不肯离去。就在象干人打算将安姬的尸体就地掩埋时，远处传来了巨大的轰隆声。“不好，野牛群来了！”朱达大喊一声，高声通知远处的雅克和伊兰赶快将车开进丛林，接着又使劲地吹了两声哨，催促艾蒙赶快跟着他们离开。可艾蒙好像全然没有听见，仍守着安姬的尸体悲鸣着。凭着敏锐的听觉，它一定知道即将到来的是什么样的危险，可它却选择了与爱侣在一起。眼看远处尘沙形成了一片烟雾，野牛群越来越近了，象干人只好舍下艾蒙，扔下死野牛，匆匆地躲进了丛林。

黑压压的野牛群终于朝艾蒙所在的方向冲过去了。艾蒙被来势汹汹的复仇牛群团团围住了，接着，一场极其惨烈的厮杀开始了。艾蒙仿佛疯狂了一般，在野牛群中左右出击，拼命撕咬，很明显它是在为死去的安姬报仇。在雅克的摄像机镜头里，艾蒙如同一位为爱复仇的勇士，在庞大的野牛群中搏杀着，悲壮而无畏。那种力量来自一种多么强大的动物之爱啊，

雅克被深深地震撼了。那一刻，他意识到曾以动物代言人自居的自己对爱情的认识是多么肤浅和苍白。他几乎忘了自己是在工作，任由摄像机自动拍摄。最后，艾蒙终于精疲力尽，死在无数野牛的利角和践踏之下。很快，野牛群潮水一般退去了，草原上又恢复了寂静，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过。

太阳已经开始西下了，两具非洲狮的尸体静静地躺在一起。阳光照在它们的鲜血上，整个草原似乎都被它们生命的色彩染红了。丛林里，雅克在越野车上眺望着辽阔的非洲草原，许久，他凝视着伊兰的眼睛，坚定地说：“我们不要分开了，像艾蒙和安姬一样永远在一起 好吗？”伊兰点了点头 泪水夺眶而出。

不久，雅克和伊兰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离开了非洲大陆，共同走上了新的摄影之旅。2000年年底，雅克的作品在展评会上好评如潮，其中，那部反映非洲狮捕猎生活的纪录片震撼了所有的参观者。它的片名是——草原之王：永恒的爱。

悲壮 爱情在饿狮的追逼下

慕容狄

在非洲博茨瓦纳东部的塞罗韦国际医院里，有一位 29 岁的女医生杰西卡。她三年前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非洲。杰西卡对当地的土著人细心和蔼，大家都亲切地叫她“杰西卡医生”。

在杰西卡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黑人青年的照片，关于她和这位照片主人公的故事，在当地流传甚广，无论是土著人，还是医院里来自世界各国的同行，所有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无不为之动容。2001 年 3 月，博茨瓦纳一家生活杂志专门采访了杰西卡，她流着悲伤的泪水，再一次讲述了她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段经历……

狮子追来了，我们的汽车却熄火了

1995 年 10 月，我在大学图书馆里认识了一名非洲留学生埃尔默，他是博茨瓦纳北部一个部落酋长的儿子，到美国来学习法律。他是一个热情风趣的小伙子。因为我的父亲曾经在非洲打过仗，所以，从小我就对那片土地很感兴趣。埃尔默讲了许多他们部落里发生的事情，这是我原来闻所未闻的。那美丽的沙漠落日，那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还有那奇异的植物和动物……

此后，我经常在图书馆遇到埃尔默，每次见面我们都无一例外地谈起非洲和他的家庭。埃尔默的父亲有 5 个妻子，一共有 14 个儿女，埃尔默排行老七。因为他生性聪明厚道，老酋长决定将来把部落首领的位子让给他，故而送他到美国来学习。

1996 年夏末，埃尔默邀请我和他一起回家一趟。看着他一

脸真诚的样子，我几乎没有犹豫，收拾了一下行装，两天后就跟着埃尔默飞到了博茨瓦纳。从首都哈博罗内坐火车一直到东部边境，然后又乘汽车向北沿荒漠行驶两天，再下车步行三四个小时，才来到埃尔默的故乡。老酋长知道我的到来，带着族人，在村外老远处迎接我们。他们中很多人从没见过白人，所以，大家都好奇地围在我前后，上下地打量。

接下来的日子，埃尔默天天开着他父亲的车，带着我四处转悠。

有一天，老酋长让埃尔默开车到 200 多公里外的集市去购物，我听说后坚持要求同行，老酋长思虑再三，允许我和埃尔默一起去。我们行车的地方并没有一条明显的道路，只是朝着一个方向往前开。

博茨瓦纳的北部，有不少沙漠、丛林和沼泽，只有十分熟悉地形的人才能顺利地走出去，稍不留神，汽车就会陷在路途之中。汽车曲曲折折地向前行驶，中午时分才赶到集市。我们分头去买好货物，然后草草吃点东西，就开车往回赶。

开始的一个多小时，车行得十分顺利，埃尔默开得很快，后来，地面越来越难走，加上为了躲避一些凶猛的动物，汽车只能东拐西拐地向前爬行。下午 3 点多钟，我们遇到了几头非洲狮，其中有一头个子很大的老狮，见我们的车过来，把头昂起来狠狠地朝我们盯了两眼。埃尔默神情突然显得很紧张，他说：“我们要快点甩掉它，否则会有麻烦的。这种狮子一般是老了或者是病了，什么动物也抓不住，但它们足智多谋，对人很危险。”

我们的车又加快了速度，但那一头看来已经饿极了狮子却锲而不舍地紧追在后面。埃尔默用力踩着油门，汽车上下颠簸着一路朝前窜去。突然，车熄火了，一看仪表盘才发现，汽油已经烧完。好在后车厢里备存了一桶汽油，埃尔默让我坐着别动，由他下去加油。他刚把车门打开，右脚还没有踩到地上，我突然从我这边的反光镜里看见了那头狮子。它竟然一直跟在我们后面！“快关上门，狮子来了！”埃尔默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看我一脸惊恐，马上就反身跳进驾驶室。等他把门关严，狮子已窜到了车前。它愤怒地蹲下去，鬃毛一掀一掀地扇动着。

可怖的饿狮要吃掉我们

过了好半天，我们才慢慢镇静下来。“怎么办？”埃尔默似乎是在自言自语。他过去在这条路上跑过好多次，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早晨出发的时候，老酋长让他带一枝猎枪，

但他觉得没有必要，如果听了酋长的话，现在就有办法对付狮子了。热带的太阳像火一样，车一停下来，驾驶室内就酷热难当，只一会儿的工夫，我的衣服就全部汗湿了。埃尔默也热得汗流浹背。

看着我十分焦急的样子，埃尔默一边用报纸给我扇风，一边风趣地宽慰我：“杰西卡，你不是喜欢非洲吗？这头狮子大概就是冲你来的，等它看够你了，就会离开。太阳这么大，又没东西吃，它只是想尝一尝你的秀色。”我从玻璃窗朝外看，狮子果然在看我。我的心里害怕了，因为它毕竟是一头狮子呀！埃尔默把水壶里的水递给我，让我喝几口。可是，眼前蹲着一头狮子，我什么都吃不下去。只有狮子走开了，埃尔默才能下去给车加油，车加了油，我们才能脱离险境。

我们苦苦地等狮子走开，在这焦灼的太阳下面，它肯定不能坚持多久。过一会儿，它竟然钻到车底去了，只留下一条黄色的尾巴梢在车外的地上一动不动。

见狮子半天没有动静，埃尔默轻轻地把车门拉开，他想爬上车篷，然后溜到后车厢把汽油桶提出来，正当他蠕蠕蠕地刚探出大半个身子，狮子忽地从车底一跃就朝埃尔默扑去。我吓得大叫一声，就在这一刹那，狮子的身体已敏捷地从车头跳过，埃尔默急忙缩回身退进驾驶室，然而，他的大腿还是被狮爪抓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顿时鲜血直流。我让埃尔默脱下 T 恤，一缕缕撕成布条，将他腿上的伤口包扎起来，血才被止住。

狮子的进攻失败了，但并不气馁，它走到离汽车三四尺远的一团矮树丛边趴下，两眼紧紧地瞅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开始有点绝望了，埃尔默的信心好像也在一点点消失。他用手擦去我头上的汗珠，抱歉地说：“杰西卡，我害了你，不该把你带到这样的地方。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受伤的，我一定会保护你平安而归。”

暮色开始降临，但那头不死心的狮子，每隔一两个小时，就窜到车跟前，将爪子伸上来抓玻璃，还朝驾驶室内窥探，晚上从这一带走过的野象和犀牛，也时不时地用头和长鼻子撞击车身，几次将我从噩梦中弄醒。埃尔默一直悄无声息地坐着，当夜半天凉的时候，他就轻轻地把我搂在怀里，我们就这样相依着挨到天亮。

摆脱绝望，埃尔默为我放声而歌

清晨，那头老狮仍一动不动地伏在不远处的草丛里，似乎

还酣睡未醒。为了试一试它到底是睡是醒，埃尔默手握铁扳手轻手轻脚地推开车门，还没等他的脚落下地，听见声音的狮子就猛然睁开眼睛，埃尔默只得再一次逃回驾驶室。

这时，震天动地的奔腾声从遥远的天际响起，渐渐朝我们逼近，新一天的动物大迁徙开始了。只见远处黄沙蔽天，千万只飞跃的草原动物从远处奔驰而过。我们心中又升起了一线希望，或许老狮子会过去追逐小动物而放弃我们。

我们的车子离动物迁徙的主干道有一段距离，偶尔有几只走散的动物跑近我们的汽车。狮子几次雄心勃勃地站起身，想抓一只羚羊充饥，但这些动物实在太矫健太强壮，它们一看见狮子，马上飞身跳出十几米远，眨眼就跑得无影无踪。狮子曾朝几匹病弱的斑马发起过进攻，但追了几十米之后，还是让它们跑掉了。还没等我们来得及高兴，它又不紧不慢地踱回来，重新趴到树丛下面，看来，它已经锁定了我们两人。

如火的阳光使草原的气温骤然上升，我发现埃尔默已经精疲力竭了。他的嘴唇干裂得起了一层浮皮，两只眼睛熬得发红，我们储备的干粮已经所剩不多，铁桶里的水也喝去大半，但埃尔默一直很乐观，他不断地安慰我：“杰西卡，我们要坚持下去，狮子一定斗不过我们，等它饿得没力气了，我就去和它交战，把它打跑。”看着埃尔默憨态可掬的样子，我心里的恐惧似乎减少了很多，然而，我一直感到口渴，喉咙里像有一团火在燃烧。我不敢说出来，只能强忍着，免得让埃尔默担心。

天热得令人难以想像，驾驶室简直就像一个烤箱，我的衣服全部被汗浸湿了，埃尔默的身上也是热汗直淌。我们希望狮子离开，但它仍然一动不动，可能它知道，除了我和埃尔默，它什么都追不上。我们只好和它拼耐心，看谁坚持到最后。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困得连眼都睁不开了，就把窗玻璃摇上来，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突然，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睁眼一看，太阳已经落了，那头老狮正蹲在我们的前车盖上，用两只爪子轮换着敲打挡风玻璃。“埃尔默，快醒醒！”埃尔默一看，用尽全力大吼了一声。狮子见我们惊醒了，瞪了几眼不情愿地跳下地，又在车前冲着我们躺下了。埃尔默再也没有睡意，他显得非常焦急，在此之前，他还希望父亲会派人来找我们，现在看来，这种获救的可能性很小了。老酋长一定以为我俩开着车四处游玩去了。纵然他料到我们出了危险，这么大的草原，如果没有足够的人也难得找到我们。

“杰西卡，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狮子不会放过我们了，我们要逃出去。”想什么办法

呢？我已经四肢无力，埃尔默也好不到哪里去。除非两个人一起冲下去和狮子拼命，看能不能侥幸获胜。埃尔默否定了我的想法，他看见过人和狮子搏斗，在狮子面前，人是没法取胜的。为了排除绝望和恐惧，他用沙哑的嗓子为我唱歌，歌声时而低婉忧伤，时而激昂高亢，浑厚古老的旋律使我一时忘掉了眼前的危险。

爱我的人绝命狮口

第三天太阳升起的时候，狮子仍然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它一点都没有要离去的意思。埃尔默轻轻摇醒我，勉强冲我笑了笑。他问我：“如果让你开车，你能不能找到路回去？”我想了想，说：“可以，我记得方向。”埃尔默突然拉起我的手，用从来都没有过的温柔而认真的声音说：“杰西卡，你是个好姑娘，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但我不敢对你说，因为，我不配你。”我和埃尔默交往以来，他从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而且连这样的暗示都没有过。我很感动，对他说：“埃尔默，你也是个小伙子，我也喜欢你。”听了我的话，埃尔默的眼里立即露出兴奋的神采：“真的吗？”我点了点头。埃尔默侧过身，用双手捧起我的头，在我的前额上轻轻吻了一下，喃喃地说：“我真幸福。”

埃尔默解下腿上的布带，那是前两天被狮子抓伤后我为他扎上去的，然后将裤管向上卷了卷。他凝神看着远处，又看看我，脸上的表情游移不定。我说：“埃尔默，你在想什么？”他说：“我们要摆脱狮子。我已经有了办法”他停顿了一会儿，郑重其事地说：“杰西卡，记着，当狮子离开后，你要赶快把后车厢里的汽油提出来加到车里去，然后把车开动，别的什么都不要管。记住方向！”我还没听懂他的意思，问他：“狮子真的会跑吗？”埃尔默直直地望着我，伸出手摸了摸我干裂的嘴唇，在我措手不及的时候，推开车门就跳了出去！

“埃尔默！快回来！”我简直不相信他会这样干，他跳下车之后就开始了狂奔，一边跑一边大声在喊叫。我顿时吓呆了，只见躺在地上的狮子马上站了起来，开始，它还没有动，大约几秒钟之后，就迈开大步奔跑起来。我什么都顾不得了，抓起手边的一把铁扳手就冲出了驾驶室。埃尔默看到我要追上去，大声地朝我喊叫：“赶快加油，赶快呀！”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埃尔默不顾一切地向远处跑去，后面跟着一头饿疯了狮子。我的泪水顿时涌出眼眶。

我一步跨进车厢，在一堆货物中找到那桶汽油，快速把油箱

加满，然后冲回驾驶室把车发动，直冲埃尔默奔的方向。

我一路猛踩油门，车几乎飞了起来。可是，等我看见狮子的时候，它正在撕咬躺倒在地上的埃尔默。我浑身的血一下子涌到头上，一时间什么都看不见了，不顾一切地朝狮子冲过去。它一看见汽车，马上就落荒而逃，我愤怒地追上去，想用车把它撞死，然而，和狮子比起来，我的车子还是太慢了。等我把车开回来时，埃尔默已经气绝，他的身体已变得血肉模糊。我用双手将他抱起来，放在驾驶室里，然后就朝着回家的路开去。

一路上我的泪水止不住地顺着脸颊往下淌，我多么希望，眼前的一切只是一个梦，等什么时候梦醒了，埃尔默仍然毫发无损地坐在我身边，听他羞涩地对我说：“杰西卡，我真的喜欢你……”

下午 5 点多钟，我终于把车开回了部落村庄，等我双手松开方向盘的时候，一下子就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四周围了一大片人，酋长满脸泪痕地望着我。也许，他已经猜到事情发生的经过，他什么都没有问我，只俯下身，在我沾着血迹的脸上亲了一下。

一个星期后，我回到了美国。一年后，我从大学毕业，几乎没有作任何考虑，就志愿来到了博茨瓦纳。我要在这里生活下去，陪伴着埃尔默的灵魂，虽然他从没对我说过“我爱你”，但我知道，他是这样想的，他为了我而死，而且死得那样悲壮。我要把一生献给这块土地——因为它属于埃尔默。

手术刀下的斜眼雄狮

陈智勇

1998年6月20日晚8:30，世界著名的美国‘Discovery’科技频道‘动物世界’栏目在黄金时段推出了由精神病医生杰生西沃与其妻玛格丽特从东非拍摄带回的他们在当地给一头非洲雄狮做眼部手术的长达48分钟的实况录像。这一节目在短时间内便迅速在全美引起了巨大反响，玛格丽特因此获得了由美国“动物保护协会”与“国家环保署”联名颁发的继“狮子妈妈”乔伊之后的第二枚“金狮五星奖牌”；杰生西沃也一举成为‘98最勇敢十大男子汉”最佳候选人之一。面对这众多的奖项与荣誉，杰生西沃夫妇一致认为：所有的荣誉都不如看见恢复了健康的雄狮扑向羚羊的那一瞬间更让他们觉得欢欣鼓舞

1998年4月21日正午，东非共和国克鲁伯郡国家森林公园。一株12英尺高的猴面包树粗大的分岔处，杰生西沃和妻子玛格丽特正贪婪地领略着非洲大地雄浑、粗犷、充满野性的异域风情。

杰生西沃夫妇原是得克萨斯州立医学院精神科专业的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杰生西沃领取到了《行医证》，在长岛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玛格丽特遂成了这家诊所惟一的护士。尽管在美国医护工作者属于中薪阶层，但婚后4年他们却还未置下任何不动产，这一切都源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旅游。埃及金字塔、中国长城、法国艾菲尔铁塔……都留下了他们爽朗的欢笑与充满活力的身影。今年4月，他们成功治愈了一位幻想自己是伊丽莎白·泰勒达10年之久的严重精神病患者，当拿到那笔高达4万美元的优厚酬金时，杰生西沃和妻子都

不约而同地闪现出一个同样的念头：到东非大草原看被誉为“草原之王”的雄狮！

就这样，他们选择了东非共和国克鲁伯郡国家森林公园。

“杰生西沃！”玛格丽特！”几乎在同时，两人被一头自远处蹒跚而来的雄狮吸引住了。这是一头身长超过 5 英尺的雄狮。可是，从它身上怎么也觅不出一丝“草原之王”的风范、气度与威慑力。它实在太瘦了，顶多只有 120 磅，连标准体重的一半都未达到，走起路来更是东倒西歪，还不时一个趔趄。

“它怎么了？”杰生西沃与妻子交换了一个疑惑的眼神。忽然，他们发现雄狮的鼻孔开始不停地翕动，仿佛发现了什么。原来，离它不远的一处草丛中有块被别的狮子遗弃的斑马骨架与斑马皮，原本该是留给野狗与秃鹫的残渣，可它却扑上去贪婪地连嚼带咽，不到 10 分钟，那张斑马皮便被它一扫而光，它意犹未尽地舔舔嘴唇，四处张望，似乎还想发现什么别的食物。“哦，可怜的家伙，它怎么会饿成这样？”你看它的眼睛！”举着望远镜仔细观察了许久的杰生西沃语气十分沉重。“天啦！”眼前的景象不得不使玛格丽特发出一声怜悯的轻呼，原来，这头雄狮的双眼严重内斜！这在医学上被称为“斗鸡眼”，是一种在动物界很罕见的眼疾，动物一旦患上这种病必然会造成视物模糊与视觉缺乏立体感，这对于一个肉食性掠食者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的生理缺陷。“真不敢想像，这只可怜的家伙是怎么捱到现在的？”玛格丽特惋惜地叹了口气，仿佛已经看到这头可怜的雄狮的可悲结局了。

似乎有一根无形的线牵扯着杰生西沃夫妇的心，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又驱车来到了前一天发现那头“斗鸡眼”的地方。那头雄狮正如一尊雕塑趴在原地一动不动。“给！”杰生西沃抛过去一大块准备好的生牛肉，“斗鸡眼”马上抢上前大口撕咬起来，不言而喻，从昨天到现在它肚子裡的惟一食物还是那张斑马皮。

“可这终究不是办法呀！”玛格丽特终于打破了沉默：“杰生西沃，你不觉得咱们喂肉给它吃是在害它吗？这样时间一长反而会养成它的惰性，它可能会死守在那儿等现成的‘馅饼’直至饿死的！”嗯，我们得想想办法……”

4 月 23 日，杰生西沃夫妇又一次来到了老地方，这次，车上多了 5 名“乘客”——5 只非洲野兔，这是他们专门来喂雄狮的“活食”。“上帝保佑！”玛格丽特祈祷着将第一只野兔抛到“斗鸡眼”身边。“斗鸡眼”先是一愣，等它看清楚抛过来的是一顿“美味”时，重获自由

的野兔却早已一溜烟逃得无影无踪了。玛格丽特叹了口气，又接着扔过去第二只、第三只……野兔一只接一只从容地从雄狮眼皮底下逃走，只剩下饥肠辘辘的雄狮还在原地不停地喘着粗气。杰生西沃无奈地摇了摇头，只得怜悯地扔过去那份永远也不会逃走的“猎物”——生牛肉……

“杰生西沃，这不是办法，咱们光喂它是行不通的，要救它，惟一的办法是让它恢复捕食的本领！”

他们驱车来到克鲁伯郡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费尽周折终于见到了管理处的主管韦尔森。韦尔森先生我们在公园里发现了一头‘斗鸡眼’的狮子。”这个我知道。”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医治它、不去救救它呢？”“我们曾试图这样去做，可我们放弃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生物界发展的基本原则，我们不必以人为的介入去改变自然法则。”“可是，韦尔森先生，你不觉得这样对那头雄狮而言太残酷、太不公平了吗？就因为这一点眼疾，使得它从出生到现在都难得吃上一顿饱饭，而且必然会因饥饿失去生命，这太不人道了呀！”“夫人，如果我们医治好这头狮子，使它成为一名正常的掠食者，那么对食物链上的其他被掠食者而言是否又是公平与人道的呢？而且，这头雄狮已经熬过了这么多年，它并未跌倒在起跑线上，我们相信它也不会倒在途中，它自然会有它独特的求生方法的！”“韦尔森先生，”久未开腔的杰生西沃仿佛经过深思熟虑一字一顿地小声但无比坚定地说：“我是一名医生，我妻子是美国‘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如果我们决定以我们的个人名义和力量去医治这头雄狮，你们可以允许吗？”韦尔森没有表示明确的反对，他告诉杰生西沃夫妇：“但如果一旦在医治过程中造成雄狮的伤亡，依据本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你们将以‘偷猎’的罪名受到起诉！”那好这头雄狮我们救定了！”杰生西沃与妻子交换了一下眼神毅然作出决定。“那么祝你们成功！”面对杰生西沃夫妇，韦尔森伸出手脸上露出一丝真挚的微笑……

这以后一连几天，杰生西沃夫妇忙得不可开交：雄狮与人体用药剂量的比例是多少？该怎么固定它的四肢与躯干？雄狮的创口恢复期是多长时间？……再加上手术器械的筹集、消毒以及对手术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准备，这一切都得保证做到万无一失。

4月30日早上，杰生西沃夫妇很容易地又在猴面包树附

近找到了那头“斗鸡眼”，十分顺利地用一块拌了烈性麻药的生牛肉让它昏迷了过去，在公园管理处的许可和协助下，将这头“睡狮”抬上车直奔他们临时准备的“手术室”。

用坚韧的野牛皮带将雄狮的四肢与躯干牢牢地固定在由两张大号行军床临时拼起来的特大号“手术台”上，手术一切准备就绪了。当地的电台、电视台记者也闻风而至，在雪亮的水银灯的照射下，壁挂式摄影机开始忠实地记录杰生西沃夫妇也许是此生最伟大的一次手术壮举……

按照他们预先制订好的周密的手术方案，一切都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玛格丽特开始剃去“斗鸡眼”眼睛周围的毛，以防手术过程中狮毛搭进眼中造成意外。紧接着，杰生西沃用撑眼器撑开雄狮的左眼，将它的上下眼皮固定在有孔丝巾上。这样，一只浑浊的病眼就完全暴露在雪亮的灯光之下了。

在对准眼角注射进 15 毫升奴佛卡因 3 分钟后，杰生西沃毅然操起手术钳形剪，咬着牙剪向雄狮眼角处造成斜视的多余肌肉。鲜血很快涌了出来，玛格丽特马上用小止血钳夹住破裂的血管，并不停地用药棉轻轻蘸去血迹。

迅速剪除掉多余的肌肉后，杰生西沃飞针走线地给雄狮缝合好伤口，抹上消炎药膏，松开上下眼皮，再蒙上一块防止感染的纱布，手术的一半就顺利结束了。

在另外一只眼睛的手术中，却增添了几分戏剧性的色彩。当杰生西沃在剪去多余的肌肉时，可能牵动了神经，雄狮竟轻轻地哼了起来。声音虽然不大，却在那一刻几乎将杰生西沃夫妇吓得魂飞魄散，两人所有的动作一下全部“定格”在了原处，冷汗开始大滴大滴地冒出，万一雄狮醒了，后果就不堪设想。幸运的是，雄狮在一阵轻哼后重入“梦乡”，杰生西沃夫妇这才各自擦了把冷汗，提心吊胆地接着把手术做完……

手术结束后，趁着雄狮还未苏醒，杰生西沃夫妇用一根粗大的铁链将它拴在了宿营地前的一棵大树上。然而，雄狮悠悠醒来后，本以为已万事“OK”的杰生西沃夫妇很快发现了一个新难题。雄狮似乎对眼上蒙着的纱布十分不习惯，一直在努力想将其用爪子扯下来。这可太危险了，刚动过手术的眼球十分脆弱，稍微大一点的外力就有可能造成眼内溶物脱出而导致终生失明，怎么办呢？最后，两人从动物园拴大象的方法中得到了启示，他们再一次麻醉了雄狮，然后将它的前后腿间拉上长度恰当的绳子。这样，雄狮可以小步行走却再也无法用前爪够到眼睛了。

5月5日，一个星期后的上午，雄狮拆线了。下午，当杰生西沃对仍拴在树上的雄狮抛过去一块牛肉时，它以一个漂亮得无懈可击的“空扑”，在空中准确地将牛肉叨在了嘴里。

可是，杰生西沃夫妇都明白牛肉与羚羊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猎物不会呆在原地或向雄狮的大嘴跳去，况且，这头雄狮生来就是“斗鸡眼”，这必然影响到它捕食的天性，尽管它的视力恢复了，可它能有足够的捕食能力吗？

5月7日早上，杰生西沃夫妇让这头已饿了两天的雄狮回到了森林公园，然后驱车绕到远处偷偷用望远镜观察它……

第一天，雄狮在原地呆坐了一整天，对身边跑过的一只只野兔毫无反应；第二天，饥饿使它不得不趴在地上，似乎随时准备猎取食物，可最终它还是让一头从它面前“招摇过市”的羚羊溜之大吉；第三天，它终于从地上爬了起来，开始在它的领地游弋，整整一个上午，它对从它身边走过的猎物似乎一点食欲也没有，仍然“无动于衷”，直到下午，当一头羚羊从它眼前轻盈地跳过时，它大吼一声扑上去一爪子击断了羚羊的脊梁。

“万岁！”当雄狮终于开始狼吞虎咽地吃它这一生第一顿靠自己捕捉的美味时，杰生西沃夫妇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香槟酒互相喷洒，庆祝“拯救雄狮行动”的全面成功。

1998年7月8日，杰生西沃夫妇在长岛收到了一个来自东非共和国克鲁伯郡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的邮包。里面有一张威风凛凛的雄狮的照片，随照片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封信与两枚勋章：“尊敬的杰生西沃先生及夫人，由于你们博大无私的爱心、超人的胆量及高明的医术，你们挽救了一头前景一片黑暗的雄狮，重新赋予了它新的生命与活力。对此，本处特授予你们‘克鲁伯郡国家森林公园荣誉游客’的勋章，以后你们可凭此勋章全免费再次来本公园旅游，相信你们一定会非常愿意再来看看那头昔日的‘斗鸡眼’，今日的‘草原之王’的雄风……”“是的，我们一定去……”玛格丽特还未说完，杰生西沃已用一个深情的长吻封住了她的唇……

有一只艾滋病义狮叫亚恩

叶 柳

2003年10月，英国《每日电讯报》登载了一篇文章，报道了荷兰动物学家皮特和他的助手英国裔生物学家尼科尔斯在非洲的考察经历。他们通过对非洲狮长期的跟踪调查，得出一个让世人震惊的结论：艾滋病正在非洲大陆的狮群中蔓延！这一发现具有重大意义，一只名叫亚恩的非洲狮也功不可没。皮特博士讲述了发生在他们和这只非洲狮之间的感人故事。

那只幼狮携带了艾滋病毒

在广袤无垠的非洲大草原上，20世纪80年代还生活着近23万只非洲狮。可是近几年来，非洲狮的数目急剧下降，目前仅存不到2万只。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野生动物专家的关注和忧虑，荷兰著名的动物学家皮特和他的助手生物学家尼科尔斯便是其中的两位。尽管许多人认为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类的大量捕杀导致非洲狮的减少，可皮特他们并不完全相信，他们决定亲自到非洲大草原进行实地考察。

2001年10月，皮特和尼科尔斯来到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博茨瓦纳，博茨瓦纳西北部的奥卡万戈三角洲是非洲狮繁衍和生活的理想场所。10月的三角洲正值湿热雨季，挨过半年干旱的植物得到了充沛的滋养，草原上草木茂盛，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皮特来到草原边上一个叫罗拉多的地方，在那儿有一栋由野生动物基金会修建的木屋。他们聘请了一个懂一点英语的村民尼克协助工作，打算以这儿为据点跟踪非洲狮。

这一天，皮特一行三人带上充足的食物、帐篷和麻醉枪等物品，开车沿着流经草原的塞纳西河向草原的腹地挺进，沿途不时可以看见斑马和羚羊在觅食。最后他们选定一处